

那一滴泪

刘荒田（美国）

那一滴泪落在距今40余年的1980年7月5日。那一天早上，两个家庭——我家四口和二姨妹的新婚丈夫，从香港乘泛美航空公司的客机，取道日本，抵达旧金山。就此，开始了移民的下半生。车进旧金山市，到了滨海的利治文区，停在第六街一栋双层住宅前。这里的地下，住着岳父母和最小的三姨妹，他们是老金山。二楼住着先一年和我们一样从国内来的内兄一家。二姨妹和丈夫也有了住处——车库改建的小单位，位于住宅大门的一侧。

放下行李，和各人见面，尽完礼数，到了午饭时间。岳父为此制定了菜单，可见洗尘的郑重。饭后，我依然清醒非常，时差从来没领教过，听说也是第一次。一切是如此新鲜，刺激，兴奋还兴奋不过来呢！何况年富力，二十个小时的跨洋之旅不算什么。

一桩事老记挂着，必须马上办。我对第一次见到的岳父大人期期艾艾地说：“要给家里写信。”岳父说：“应该的，越快越好。”他进卧室，拿了一封邮筒，一支圆珠笔，交给我，吩咐：“你在那里，关上门写。”他指了指大门旁边的小屋子。是的，这里太吵，我的两个孩子、内兄两个孩子，年龄相仿，在乡间时一起玩，一年多不见，格外欢喜，闹成一片。妻子和妈妈谈话，母女在家乡一别至此18个年头。

我走进小屋，里面无人。桌上摊开邮筒。不必贴邮票，比平信便宜两毛钱的邮筒，信纸和信封一体，蓝中泛绿，带类似香皂的淡香。在国内时，接到这种邮筒多封，都是岳父寄来的，那洋味越过万里大洋竟消散。邮筒引发的感慨，一如后来在唐人街的邮局，第一次看到一位同胞填汇款单，掏出钞票，寄回家乡。教家乡亲们望穿秋水的东西——信和钱，源头都在这里。

我开始动笔。“亲爱的父亲，母亲，弟弟，妹妹们！”刹那间，强烈无比的伤感袭来，难以自持，把笔放下，双手抱住越垂越低的头。向皇天后土发誓，如要我解释为何而哭，连一条站得住脚的理由也没有。不是偷渡客，老婆孩子都在身边。不愁没人照应，解决一家吃住毫无困难。下一步才是找工作，租房子。与这一幕相同的，是20年前，12岁，考进县城的中学当寄宿生。学校住下的第一天，我也是这样偷偷哭泣的。对照之后，理清思绪：为想家而哭。乡愁是本能，理性无从管辖。尽情哭吧！趁旁边没人。

极轻微的“啜”一声，一滴泪落在邮筒上，正好位于第一行字下方。邮筒可能是油光纸做的，格外光滑，水滴在纸面不易被吸收。清澈、浑圆的一滴。我惊奇地凝视，把它比作莲叶上的露珠，却记起苏东坡的《百步洪》：“飞电过隙珠翻荷”比拟水波的冲泻，极言荷上水珠滑动之快，这一颗却纹丝不动，并不贴切。

要继续写，须得把它弄掉。然而，手没动，不是舍不得，而是预见，即使抹去，它也不会立刻变干，反而洒湿一小片，下笔更难。除非有吸墨纸。怎么办？静默十来分钟，待情绪平复。院子里的喧闹声挤人。再过一会，儿子就要敲门。

只好让笔尖绕道。空下两行，继续写，尽是教人看了雀跃的好事儿。“岳父母的家，像省城的宾馆一样漂亮”“65美元已从香港寄出，你们收到以后，请用来拜祭祖先”“我们很好，两个孩子很乖，他们很快就适应”……

信写完，那一滴泪还没干透。只好小心翼翼地把邮筒放到五斗橱顶部，让小孙子够不着。两个小时以后，拿起一看。泪痕成为原点，色近墨汁，细心的读者可猜出，这是眼泪。

32岁的新移民，在异国的第一滴泪，是永恒的乡愁所化。



汕头的“头”

蒋子龙



汕头，是一个怎样的“头”？粤东多水，韩、榕、练三江，浩浩荡荡在汕头交汇入海。可想而知，自古以来捕鱼业就发达，史载8000年前，古人使用一种“细小的石器，在此捕捞海产为生”。随后发明网，“汕”字的古解：“冀谓之汕”，即今天的抄网，将鱼一抄而得。随着年深日久，潮涨潮落，不仅冲积成粤东最大的肥沃平原，还在滨海之处积聚成一道道龙形沙堤。沙堤濒海的顶端便谓之“汕头”。

形成城市后，被汕头湾分为南北两半，状如一双厚实的巨掌捧着一湾碧水。这双巨掌面对的就是浩瀚无垠的南海。于是，汕头便成为华南要冲，闽粤咽喉，屏障内陆，襟漳带潮，络百粤，联七闽，纳海天于寸眸，拳番夷于一掌。自宋后全国唯一的海岛总兵府，就设在汕头的南澳岛。汕头成为郑成功东征驱逐荷夷、收复台湾的重要基地，也是他一生辉煌的发祥地。

地域上的“头”，成就了汕头的历史，使它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，是航线上的望山，也是海舶的补给站。络绎往来的海舶带着繁荣的贸易，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。于是，汕头便无法不成为“楼船万国”“百载商埠”，仅1933年进出汕头的轮船就多达4478艘，总吨位675万吨，这在当时算得上是天文数字了。所以185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《中美天津条约》，精明的美国人盯着的就是汕头，要求增开其为通商口岸。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闭关锁国的大清朝时，称“汕头是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”。可见一百多年前，汕头已初见国际城市的气象。

如今，汕头已发展成为珠三角和海峡两岸的重要连接点，是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的重要节点，成为亚太地缘大门，成就了汕头向海而生、因港而立的传奇。尽管有粤东最大的平原，汕头海洋功能区域的工作面积，竟是陆地面积的5倍之多。汕头湾可供开发的港口103处，南澳岛则有7处可开发的深水港……很难想象，国内还有第二个城市有这样的天然海域优势——这就是“头”的优势。

生命起源于海洋，人类文明得益于海洋，前无碍物眼界高，人们面对大海，总是视野开阔。而人的眼界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，汕头人下南洋、走港台，似乎比山东人闯关东还便当，也更成气候。一二百多年间源源不断，或“千里走单骑”，或三五成群，终致浩浩荡荡，蔚为大观，演变成一种民风、民俗，几近家家都有“海外关系”。

因此，汕头成为中国最大的移民口岸之一，华侨遍布世界各地，“凡有海水处就有华

侨，有华侨处就有潮汕人”。汕头也自称是“因侨而兴的城市”。任何人只要走进“侨批文物馆”，都会对这一点深信不疑。各式各样、数以万件、几十万件的侨批，记录和见证了汕头人深厚而庞大的亲缘网系。所谓“侨批”，就是“银信合一”的一张纸，既是信，又是汇票，家人凭侨批就可以领到钱，从无误。岭南学界大师饶宗颐，将这种极为奇特而珍贵的侨批赞为“海邦剩馥，侨史敦煌”。

华侨在海外自然有穷有富，穷的给人做苦力，在街头摆个卦摊，测字算命，或给人理发……但无论在海外多么难，都要给家里寄钱，最少只寄“毫银三大元”。南洋落脚印尼的陈君瑞，在给家里的侨批上写了个大大的“难”字，旁边还用小字附了一首诗：“迢迢客乡去路遥，断肠暮暮复朝朝。风光梦里成虚梦，惆怅何时始得消。”

而那些发了财的华侨，都把钱寄往家乡，建宅院，做善事，如在港澳和泰国发了财的陈慈簧的故居，其规模之浩大，设计之独特，建筑之精美，令人叹为观止。家乡遭灾，华侨捐款捐米，清政府还制定法规，为捐献多的侨胞授勋封爵。潮汕铁路，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由华侨投资兴建运营的铁路。

人为地养，地以人名。且看汕头的“头”，如何在文化上也“出头、领头和高人一头”。汕头人蔡楚生，一生执导电影30多部，1934年自编自导《渔光曲》，是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。其《南海潮》《迷途的羔羊》以及《与郑君里合导的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等影片，皆是中国电影史上里程碑式

的作品，被誉为现实主义电影奠基人、进步电影的先驱，中国最杰出的导演。在世界评选出的最优秀的200位电影艺术家中，他是唯一的中国人，被称为“世界级电影宗师”。

与蔡楚生同期活跃于影坛的汕头导演郑正秋、曾名满天下的电影《桃李劫》主演陈波儿，也都是大名鼎鼎、载入史册的人物。独树一帜的散文大家秦牧，创造了“智性文体”，著述丰厚，曾有“南秦北杨”一说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巨匠……

——并非近代汕头人才大爆发，虽地处“省尾国角”，自宋代有记载起，汕头进士出身的清官名单是一长串，到明、清两代，还出过不止一两个的文状元、武状元。光绪十五年的进士丘逢甲，祖籍潮汕却出生于台湾，14岁应童子试，获全台湾第一名，被同是潮汕人的福建巡抚丁日昌赞为“奇童”，并赠“东宁才子”印。金榜题名后钦点工部主事，他却无意仕途，辞官回台，养士讲学，被聘为台湾府多家书院的主讲。

甲午战争爆发后，他预见日寇必侵台，以“抗倭守土”为旗帜，创办义军，变卖家产充作军费。1895年5月日本发动侵台战争，丘逢甲率义军血战20余昼夜，杀敌无数，终因兵力相差悬殊，弹绝弹尽，死伤过重，不得不离台内渡。他椎心泣血，仰天浩叹：“风月有天难补恨，江山无地可埋愁。孤岛十年兵力尽，边疆千里将材难。”可比文天祥的“零丁洋里叹零丁”，有大才，也有烈性，文武兼备。丘逢甲定居原籍后，将自己房舍取名“念台精舍”，为其子丘琮取别号“念台”。后出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，临终时留下

血缘般相连的故土

田福雁



大，努力地让自己的缺点从生命中去除，在来年，以一种健康而饱满的姿态重新生长，那也是一种新生。

儿子今年已经大三了，转眼就快大学毕业。在儿子成长的路上，我没有少操心，从他呱呱落地，到牙牙学语，再到上小学，上中学，最终考上大学，在他20年的生命中，倾注着我无数的心血。我希望儿子会长成一棵枝叶葱茏的大树，但更希望他能够成为一棵冬日的树，在最严寒的季节里依然能够傲然挺立，不屈地面对生活，笑看人生。

在人一生的成长中，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浸染，这要靠孩子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对于不良因素的抵抗力。父母则是那个啄木鸟和拿着手术刀的医生，见到孩子身上的坏毛病和坏习惯要及时摘除，及时纠正，让小树苗苗端正健康地向上成长，不要长出疖子和瘤子。常言道：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”一个人的成器，要比一棵树艰难得多，而这依赖于家庭的教育，也依赖于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
正在这时，儿子打来电话，说他和同学登山去了。我便对他说，冬日爬爬山，暖和，也可强身健体。你多看看冬日的树，它们都以什么样的姿态生存着。儿子说，山上有柏树、松树，都青绿着一片，山脚下有银杏、梧桐，都黄了。还有很多的树，叶子都已落尽。不过，一些泡桐树上还挂着奶白色的果壳，像是倒挂的风铃，挺美。在儿子的眼里，自然是丰富的，他也确实用自己的视角看出了自然的生态，但愿他能在观察自然中悟出生命的真谛。

我在树下慢慢地走着，有一丝新绿映入我的眼中，那是一株小柳芽，不知是侥幸留下来的不屈的生命，还是在严寒中勃发出来的新芽，它嫩绿而又鲜亮，在粗壮的树干中，就像是寒枝中绽放的一朵新梅，那样俏皮而可爱，那样清新而美好，让人忍不住驻足观赏。

太阳慢慢地从东方的山头升起，穿过那一棵一棵的柳树，发出万道金光。我的心也渐渐变得温暖。冬日不尽是严寒，它也有阳光普照。我在阳光的照耀下，继续向前走。

昨天夜里，我又梦到了那片土地。那片连绵起伏布满沟沟坎坎的土地，如同影像一帧帧在眼前播放。即使在梦里，我仍如见到亲人一般，感觉它那么亲切。

那是我出生的土地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和这片土地之间的关系，是一种近似血缘的亲密和连接。

这种亲密和连接，从一出生就确立起来。我出生在它怀抱里的村庄。村庄背靠大山，三面环绕着厚实的土地。从家门外不远，土地就开始延伸，它舒缓地铺展在每个平坦之处，流畅地跃动到缓坡之上，然后迈上高处的山坡，伸到低处的沟河。田间小路像一条条纽带，把每片土地连接起来。起伏流动的土地，就这样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山脚下。

我从小就熟悉这片土地。生命之初，最先感受到的是黄土的温润，最先闻到的是黄土特有的气息。第一次呼吸，便和这片土地血脉相通，融合在一起。我熟悉它的每一处褶皱——那些沟沟岔岔，那些上梁下坡；熟悉它的每一种味道——晴天特有的干燥的味道，雨天的土地略带腥气的味道，雪天里湿漉漉的味道，春天新绿的味道和秋天五谷成熟的味道，那是我与我生俱来的亲切和依恋。

我的根扎在土地里，像这片土地上的植物，在它的滋养下生长，感受它四季的生机和美丽。

小时候，这片土地对我来说，只是一种最平常的存在，春种秋收，周而复始。从没想过，除了供给生活之外，这片土地对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来说，对我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。

爷爷一生在土地上劳作，几年前去世。家里人后来告诉我，95岁的爷爷虽然已干不了繁重的农活，但去世前几天，他还迈着缓慢的步子，一个人到附近的地里转转。那时播种完的大地上刚下过一场春雨，爷爷回来后说，小苗差不多都出

冬日的树

徐祯霞

蓦然抬头，眼前一片空旷。昨天还笼罩在头顶的树，今早却齐刷刷地成了碗口粗的树桩，一律棕黑色，若一只只巨形的手伸向天空，仿佛想要抓住什么似的。

这些树是河西长廊边的柳树，这些成型成行的柳树，都有10年以上的树龄了，它们精壮旺盛，以它们的柔美与飘逸，装点着一座小城的婀娜和风貌。

只是，到了冬天，寒风起，霜叶摧，娇柔的柳树往往经不起这霜寒的摧残，柳叶一片片凋零，如被追赶的蝴蝶，空留一树枯枝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那一地黄叶和断枝，常令我怜惜和哀叹。

而今天，在这样一个清冷的早晨，我又看到了这些树，它们是昨日的树，却又已不再是昨日的树，它们干净而挺拔，傲岸挺立，像一队一队的士兵，站立在河西长廊，又像是小城的守卫者，气宇昂扬，姿态威武。它们似乎都以壮士扼腕的豪情走向新生，以另外一种壮美的姿态呈现在小城人的面前。而这样的树，积蓄一冬的力量和营养，在来年，应该是更加葱茏和优美的。

有时候觉得人也跟树一样，需要清理和修剪。在生命的成长中，我们在不断地汲取营养，不断地长粗长壮，而在这同时，也会长出一些旁枝和废枝，我们可能会做错一些事，说错一些话，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，如果每一年的冬天，我们也能像树一样有意地对自己的身心进行一次整理和清理，让自己的优点继续发扬光